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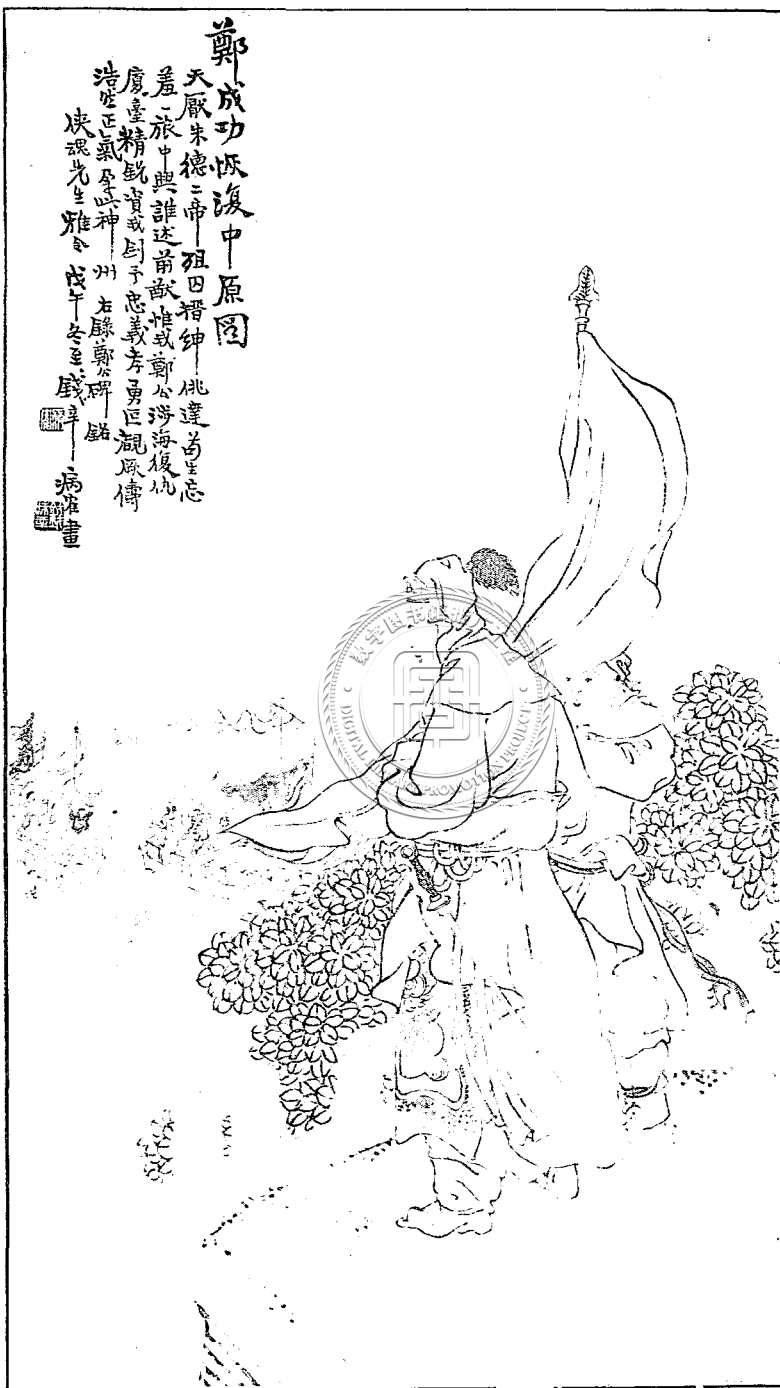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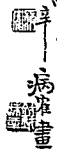
三 正 任 大 權



三 正任大節

鄭成功恢復中原圖

天厭朱德三帝 祖田播紳 此達苗生志
 羞一旅中興 誰述前猷 惟我鄭公涉海復仇
 虜臺精銳 寶我劍子 忠義去勇 巨觀厥傳
 浩望正氣 厚以神州 左縣鄭公碑銘
 映眼先生雅令 戊午冬 戲 病雅畫



姚 鷄 雛 楊 了 公 兩 先 生
俠 女 救 國 鋤 奸 圖 題 詞

點絳脣 燕俠女鋤奸救國圖
 无袖重襟 疏影慵倚桃花鄰
 一天星眼 劍氣和人海燈
 下款 歎恩容休重問心期
 花風劇好 恰江南

燕絳脣

題俠女鋤奸救國圖和燕絳脣

月夜元來 橫疏淡 萬湘初霽 畫深
 畫暝燈頭吳鉤吟 古木河山一擲
 何人向人窺 短鋒霜鬚平却紅顏恨

民國八年春二月

起 衰 震 懦

俠魂先生屬題

弟丹甫書於海上伏席閣



游俠外傳

司馬氏傳游俠後之讀史者其家放義俠
之氣不覺由然而生

俠意先生搜集各家俠奇同軼事彙
為一編是亦司馬氏之微意也

青門題識



民國六年二月

浩然之氣

書園居士題



武俠大觀序

本編蒙 諸君不棄寵錫題序雕龍綉虎琳琅滿目光輝奚似感激良多茲以收到各有先後祇得依次排比如下祈諸君諒之俠魂謹誌

序 一

國有政必有法也者所以濟政之窮也上古之時無法而有政其爲治也艱故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自後世人事日繁民庶愈滋紛紜擾擾雖有聖智不能使天下無頑民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嗚呼民而知免縱不能希三代之盛猶勝于貌法違禁頑梗不化者萬萬若夫法雖密而不遵政雖具而弗效則治之術窮而國將大亂當斯時也不有俠者民無瞻顧矣然則俠也者其濟法之窮乎夫俠不守法者也故曰以武犯禁然尊法者真如俠彼惟見不法者之日衆冀官吏有以懲之官吏弗懲乃始起而自懲之無執法權而行法是違法也及其後官吏之不法者日衆冀元首有以懲之元首弗懲乃始起而自懲之以下懲上又違法也然使一國之人而皆守法一國之人不守法而官吏知守法則俠者必不違法然使一國之人上下皆不守法而俠者獨不違法則違法者將愈衆不法亦愈甚究其極將使其國爲蠻荒儘野禍亂日相乘而未已其亡也可立而待矣俠者曰人固不可違法然以一人立於法外而納衆人於法中是亦不得已之事吾何憚而不爲嗚呼俠士之心亦苦矣哉姜子俠魂甚好俠輯武俠書數種今又輯武俠大觀以集其成姜子之志嘉矣然吾懼國人讀姜子書而誤用之也爲詮解俠字之義於此庶免後世之詬病也 民國八年一月周瘦鵠序於紫羅閣菴

序 二

俠魂輯武俠大觀訖欲得一言爲弁野鶴喟然曰子用心苦矣世方莫子知而力爲之無間此壽世之業也異夫

且暮求巨金而不恤修名考僕方倦遊歸田含百念屏絕但有填長短句爲樂而疋善辛幼安以爲能勵世而張士氣其亦姜子此書之惜乎僕秋間與燕子綺緣爲技擊錄平子襟亞則僕爲與以增損自謂不假贅語稍稍求桐城義法閩縣林琴南無錫錢基博所不敢望以方徐子庶幾無讓而滬人士無知我者皇考競陳梨棗大災僕誠不敢與魏名諸公上下近方睽睽冬窗集鄉人詞爲松江詞徵更撰近人詞爲近詞見空山寂莫但有自賞客訝之則曰此辛苦之業也魏名諸公不屑與焉相與劇笑輒因美請而連類書之華亭聞宥

序三

年來海上出版界銷沈極矣鄭聲號響說橫行不聞問學之書但見誨淫之作充其量蓋欲使人類滅絕復返於禽獸世界而後已可憂可懼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滑稽家請售奸牟利之徒標榜淫書以求善價其實不過東塗西抹矯爲絕無情理之言按之且無淫書之價值其言雖謔蓋有心人之言也西谿息影蓬廬冷眼觀世以爲今之作者苟用其有用之精神何不鑄史鎔經發昔賢所未發或灌輸新識逐世界之潮流降而爲裨官家言亦可倡導藝文改造風化即使獨具肺腸求合薄俗悍然而作淫書一部亦必使與金瓶梅癡婆子等其聲光乃俱不然今之黑幕諸書直豕遺耳邇來具此悲觀凡以序跋題詞相囑者俱謝不敏近聞振民編輯社有武侯大觀之作主者不以下走爲不肖囑以一言序其卷首西谿作而言曰振民編輯社而有提倡武侯之作其爲黑夜之曙光絕航之燈塔乎亦即振民編輯社改革之紀元海上出版界發皇之嚆矢也國民脆弱有待於講求武德以藥石之無俟贅言斯篇一出必能爲尙武精神引其端緒而下走之所尤喜其出於振民編輯社也爰樂爲序之中華民國八年一月西谿汪洋謹識

序四

有明之季北敵內犯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戰歿者

與野行者之誠以爲功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顛疆場日弛將士日嘗刈我人民以蒙國家嗚呼此茅氏之言也不圖數百年後復見此朕兆於共和政治之中華民國我僑文人孱弱久已舌敝唇焦於事終無濟益此所以長沙痛哭屈子狂吟詎能已乎或謂今之操樹籬者雖號泣不能動其惻隱唾辱不能動其羞惡致於法律公理人道良心等等更不足當乃公晒顧其將何以治之歟曰有之豫讓刺衣履臣褻魄揮推博浪暴主寒心故欲除今世之僉壬匪有俠心義膽之客不濟也欲世之有俠心義胆之子出匪得有俠義之文鼓吹不濟也姜子俠魂久感於斯近乃有武俠大觀之輯所以鼓吹人心趨尙義俠如瀉地水銀無孔不入或攻玉他山或博採遺軼凡屬於豪俠之事蹟已蒐羅殆盡彙付剞劂有心人見之定浮大白以壽此書不必待漢書而始下喉焉已未春日民哀

序 五

正秋不才奮日時艱橐筆遊南北者垂十年文字無靈徒呼負負始慨然以改良戲劇爲己任三數年來慘淡經營不敢自惜其力不幸而江上之琴知音難覓懷中之刺名字易磨壯士歸來已是金盡牀頭之日風塵回首輟興奈何之歎自惟戰敗之將不復有躍馬沙場之想閑中歲月將以詩酒消磨之忽姜子俠魂以所輯武俠大觀至巧正秋以叙正秋讀終卷不覺瞿然驚然如有所失作而嘆曰嗟乎古之所謂俠士者如是夫今夫輕財仗義庸人所難士君子或優爲之若夫犯艱險冒白刃置死生於度外赴湯火如履坦途則設聖賢書明大義者猶難之曾謂不識姓名之匹夫乃毅然爲之而不辭此豈利害禍福所能動其心成敗利鈍所能灰其志耶若正秋者知不足以效一官行不足以比一鄉亦猶夫不識姓名之匹夫也而少遇挫折便頽然不克自振如之何其可乎且也人之處世有所爲而爲者雖成不足以言功無所爲而爲者雖敗不爲害俠士無所爲而爲者也吾不敢必其爲之之必成也然而自古俠士爲之而成者十一二不成者八九卒不足以懈其志則其所志者遠矣正秋不敏不能爲瑰奇之行然元龍豪氣於今猶在向之盡力於社會者繼自今當有以竟其功天而不違余願也則

姜子之靈我者多矣因叙姜子書而並誌之所以寄余志也 民國八年一月一日鄭正秋序

序 六

俠之爲言義也人生天地種類各殊調濟爲難以遭際之不同遂有幸有不幸其幸者或爲官吏或爲富翁或爲劣紳或爲惡霸濫藉暴力以蹂躪鄉里塗毒人民其不幸者或爲寡母或爲孤兒或爲弱女或爲寒士自傷薄命與世無爭苟延殘喘以度歲月宜若可以窮居獨處不違意外之劫矣而豪強者流殘忍爲心盜賊成性有己無人妄作威福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哀我細民無權無勇其不供人魚肉者幾希乃有人焉義不坐視挺身而出乘一腔熱血一顆赤心以鋤強扶弱救焚拯溺爲職志赴人之難不矜其功力或不敵則斷頭捐軀死而無怨知有公理不計利害若是者謂之俠俠不常有其來也無蹤其去也無跡其行事也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類其仁勇以平天壤間不平之氣俠之可貴與聖賢仙佛同吾欲買絲繡之香花供之矣昔司馬子長作游俠列傳引韓非子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二語吾謂亂法者文妖也非儒也犯禁者盜賊也非俠也大儒大俠決不濫用其文輕用其武凡有人心當崇拜之不暇斷無人敢摧殘之亦正不容有人摧殘也姜君俠魂蒐集近人游俠筆記分門別類蔚爲大觀發潛德之幽光彰人間之大義本諸崇拜武俠之心定能作爲濟世之助於其刊行也爲文以序之民國八年元旦合肥周劍雲

序 七

昔太史公傳游俠而自揭其旨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抑何言之深切而沈痛也人類之生存本各有其能力以自謀衣食而奈之何其可以凌弱暴寡巧取豪奪剗劑衆人之生以自養也而奈之何其可以號召一班凌弱暴寡巧取豪奪之人蠶自命爲政府爲國家而使大多數之胼手胝足自食其力之人專一供政府供國家之犧牲而不能自適其生存也豈非古今至不平之事實也哉然上古之爲國者雖勵民以自養然猶作爲假仁假

義之詞曰視天下有飢者猶己飢。視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而今之爲國者則悍然視然自以爲治人者食於人爲當然。乃至壓榨人民之膏血敲骨吸髓而猶以爲未足。則奴之畜之賣之殺之。惟恐不至其極。以世界公理人類正義言之。豈容有此種之醜類惡物。屬雜於人羣之中者哉。然而自命爲政府爲國家者。則方百計圖謀。其少數人之權利而美其名曰法。又百計擁護。其少數人之權利而嚴其防曰禁。而世界上人類公共所賴以生存之衣食。遂一一由所謂政府所謂國家者之少數人之所把持而支配之。而大多數之個人。自盡其能力以謀衣食者。遂皆不得免於飢寒困頓以死。人類之自相殘殺。固有如是其刻毒陰狠者哉。而於是。徽暨小夫。辜心剝髓之徒。乃從而文飾之。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人。父生爲君食之。等語。皆截然與事實相反。嗚呼。宜與牛羊。祭而民則專供養政府。人民無不自食其力。有國家者。凡百所需。無不取諸人民。彼其所以發爲此種論調者。無非欲依傍把持權利之人。張口承其頤而接受其餘粒。故不得不作此等彌媚阿諛之言。一旦幸而得側身其旁。則必有種種舞文作弊之術。以中飽自肥。是卽儒以文亂法之謂也。彼把持權利之人。其對於人民之所謂法。尙必留些微之餘地。以爲取之不禁。仍須用之不竭。以便於再三之剗削。至以文亂法之人。則竭澤而漁。曾不爲明日計。而人民之苦痛。乃更甚矣。於此時也。將欲排斥之。推翻之。則其人既有所謂法者。以通其身。又有所謂禁者。以護其惡。人民莫如之何。則亦惟有哭泣詛罵付諸無可如何已耳。而忽有俠者。其人不忍其不平。挺身與凌虐暴寡。巧取豪奪之人。盡者奮門聲其罪。殺其人。滅其家。散其財。爲被虐之人。伸其冤憤之氣。更使爲虐之人。有所忌憚。而不敢縱肆。至於極地。則其主持世界公理人類正義之功。真不啻宛轉號呼於刀俎間之生靈之救主也。蓋俠之以武犯禁。實激於儒以文亂法。而來此太史公傳游俠之意也。然則當今之世。俠者詎可少乎哉。若俠魂轉武俠大觀。竟受爲讀之有所感。故書以弁其端。民國八年一月長沙張冥飛。

序 八

道德之墮落也久矣。上也者貪婪枉法以剗削爲能。事下也者恃強犯義以敲詐爲得。計殘賊之門既開。爭國之

覺以起於是扶強抑弱待衆凌寡理棄人道而人心益不平矣昔韓退之有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嗚呼譽世滔滔無一可得平也其將鳴於誰氏之門耶太史公傳游俠其於朱家郭解劇孟之徒盛稱其言行信果廉潔退讓一篇之中三注意焉余讀史至此未嘗不肅然起敬慨然興嘆其豪俠之行英颯之氣可以搖山岳泣鬼神撼奸雄魂魄洵足多焉至其輕生高義排難解紛此卽孔氏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雖累百世猶令人想見其風他若稗官記載黃衫客聶隱娘之流亦復不愛其軀不矜其能任人之所不能任爲人之所不能爲而人心以平貧暴以戢此卽人之所謂賢豪者非耶嗚呼世道衰微豺狼滿途安得此豪俠輩以剷除之警惕之豈莽莽大地不復有此人耶不然者彼日以戕賊同胞敲剝民脂我知其資財生命均不可保惜乎其不作也妻子俠魂近刑行武俠大觀一書其亦慨乎人心之不平歟我於此可以觀人材可以知世變爰泚筆樂爲之序朱宗良

序九

吾友俠魂頭角英英觀其小字卽識其爲人平生好讀游俠傳隱於齋非其志也閒管獨居深念慨世風之日偷社會羣倫習於柔靡若不有以振之將世道人心頹放或不知所屆爰集海上著道德能文章諸君子各就其習聞分任纂輯武俠大觀一書爲維持社會廉頑立懦之計其用心亦良苦矣內容紀述既正確翔實運筆復典麗番皇眉批評點則扶微索隱極能引讀者之注意深合精神教育之旨豈時下小說之長惡誨淫者所可同日而語哉予方偕同人抱力挽狂瀾革除誨淫書籍之志願亟思以新學說應世界之潮流祇以事冗身勞未能握筆今閱是集不禁心折而嚮往之願讀是書者當思取法幸勿以尋常小說視之也可是爲序 戊午臘月望日京兆穆詩樞識於放平心室

序十

俠也者以權力輔人而抑強扶弱之謂也在唐虞三代則不勞而王無爲而治吏稱其職民安其生陰陽調而風

兩時羣生和而萬物殖在當時固無所謂俠亦安用其所謂俠哉嬴秦而後代有暴君國多汙吏弁髦法令虐我小民於是朱家郭解之流季良王磐之輩乃乘時掘起郡將因以歛跡州郡常爲寒心亦未始非風俗人心之助其他如何真之促烹逆奴孝壽之杖責悍僕仲塗之召飲烹奴張詠之義誅惡僕均爲快心之事迨至元開而後世道衰微人心日下乃有一種姦詐之徒專以武斷鄉曲設罪陷人如鬼如賊莫知其端倪如虎如狼難形其貪猛以無爲有強是爲非秦鑑不能照其姦溫犀不能窺其迹聞者傷心見者髮指而彼恬然自鳴得意非有賢良牧令智燭其奸則善良遭誣難雪覆盆於是謬俠之徒乃見重於世而起視今日之人心其去元明又不知幾何可慨也哉近姜君俠魂有武俠大觀之作專以提倡俠義爲宗旨聞已付梓因乞序於余余曰若然則雖起史公於今日當亦莞爾曰實獲我心實獲我心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寶山朱鴻富序

序十一

姜子泣羣慨中國士風之不振輯武俠大觀以問世余聞之巨躍三百曲踊三百揮毫而爲之序曰人生塵世轉瞬百年攘往熙來爭名奪利電光泡影耳惟大英雄大豪傑其浩然之氣能充塞天地間而積久不滅者太史公所以有遊俠傳也比及近世風氣日漓鷄鳴狗盜之流羣且目爲武俠雀符遍地良莠不分在上者但知索餉等權置民命於不顧世無黃衫客誰復能手揮利刃盡斬若輩之頭以洩鬱勃之氣雖然不有傳者則事不彰姜子能搜求古今俠事彙刊一編使忠義之士讀之眉飛色舞奸佞之輩聞之惕目警心其有益於世道人心靡有涯哉姜子聞之當不許余爲知己也書此不禁爲一般專刊淫書者愧矣是爲序 民國七年臘月朔日江南燕子奚在林生白氏序於新世界報社

序十二

昔司馬遷作史紀游俠列傳謂俠以武干紀誠慨乎言之也漢世文網繁密武帝利用武健嚴酷之吏誅除豪傑

傑如東濕新朱家郭解之流悉不能見容於當世史遷既欲表張俠義而又慮觸忌諱故篇中經以干紀等語皆有不便於俠者夫俠之干紀誠所不免顧亦視當局者處置何如耳豪傑不羈之士善用之則爲國干城不善用之則北走胡而南走越且爲國家之患彼游俠之徒不容於時既不甘掠餓而死又不屑投身異域孤行己意不惜出身犯難博一時之快心其志可諒其跡亦可哀矣有清雍乾之世禁網繁苛過於漢代豪俠武勇之事爲士大夫所諱言重文輕武致吾國民懶傲無生氣其由來漸矣戊午季冬鄧水姜俠魂君以所輯武俠大觀見示閱爲較訂且徵序於予檢閱一週編中於武俠之事兼收并取佳作如林尙武之精神溢於言表洵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也予謫陋不文加以近年奔走四方學殖荒落辭不獲已較閱之餘聊誌數語見智見仁各不相悖閱是書者勿以僻害意焉可民國八年元旦燕山鐵樓序於耐菴

序十三

傳俠之作由來久矣大都得於見聞偶然載其一二而已能彙萃多數俠士輯爲專書者自姜子俠魂始姜子有心人也目擊時艱嘗爲沈痛之言動國人以愛國之情而願獨取夫俠何也綺緣曰吾有以知姜子之意焉海澱以來敗衄迭乘熱忱志士知國人之夢夢也大聲疾呼以醒之痛哭流涕以激之始非不惻然驚奮然與也而少展轉焉而頹然如故矣是非吾國人之愚也生計盛則廉恥有所不計人心瀆而公益有所不顧非不慕愛國之名而愛國之念不勝其利欲之私雖復日夕絮語於其旁徒滋嫌憎誰能視爲藥石耶姜子若曰居今日而言愛國莫如醫人心人心好生而惡死吾藥之以武人心好利而惡害吾藥之以俠武與俠俱則生人而不生己利人而不利己而人人能賴以生賴以利救國之效有速於是者乎嗚呼姜子誠有心人哉或曰吾國人心浮而易移躁而不靜一說之興唇舌以鼓之文字以動之不出數日徧於全國三尺童子能道其義浸假而滅其一二分焉浸假而滅其四五分焉浸假而滅其七八分焉爲日既久卒至人人厭棄而後已歷觀前事鑿鑿可徵則客氣用事其不足恃也明矣今姜子以武俠救國人國人所樂聞者也第恐久而厭棄一如前也姜子之術不既窮乎曰

否否不然語國人以愛國非爲一二人言之也爲一國之民言之也語國人以武俠非爲一國之人言之爲一二人言之也求一國之人盡如我言其事難求一二人如我言其事易一二人愛國國未必富且強一二人武且俠則不武不俠者有所懼而不敢爲而於是國人之必濟者醇矣浮者沈矣躁者靜矣而于是民風變矣國本植矣苟善爲之雖以武俠立國可也又何憂夫國人之厭棄耶嗚呼姜子誠有心人哉書既殺毒販書所見如此價之姜子以爲何如 民國八年吳綺緣序于憶紅樓

序十四

自龍門傳游俠而後世之記俠者日夥大都感於人心之漓政教之替激而爲言故鷓鴣狗盜殺人越貨者胥怨其罪而取其義而飛劍殺仇去來無蹤者且託其人以設其事甚矣俠之見重於世也今夫民之生也政以與之教以化之法以威之將使人各樂其業也忽有一人者出懷利刃走風塵中心之所惡擾人如草則老者驚少者懼智者避愚者怯聞聞惶駭人心膺膺其與政教法律不亦如冰炭之不相入耶而俠者乃毅然爲之尋世譽之不加勸舉世非之不加沮彼豈不知政教法律哉其必有不得已者存焉人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利而惡害俠者豈獨異夫人乎蓋俠者之所好多數人之生與利而所惡乃多數人之死與害也使俠者不顧衆人之生死利害而惟己之利害生死是圖則衆人之生死利害不可知而一己之生死利害亦未始不與衆人爲去留則又何憚而不爲哉竊嘗讀史亂世之時常多治世之時常少使上下古今數千年中而無一俠者則國家將有亂而無治使上下古今數千年中國家有治而無亂則俠者可以不出嗚呼俠者之出豈得已哉雖然俠不易爲也俠者不易得也故古之人深思之思之而不見故託其人而設其事以尊之若曰庶幾得此輩數人者出而除暴民鋤奸吏則國家可寧不然者則且有亂而無治後人不察乃以俠爲犯禁諱之而不敢甚其辭豈足以知古人傳俠之意哉姜子俠魂有武俠大觀之輯書既成索叙于余余喜其得古人尊俠之意也爲數語以弁之見姜子輯是書之深意也王瀛洲序於海上瘦桐山莊

序十五

姜子俠魂近有武俠軼聞大觀之輯索序於余余慨然曰方今時代乃尙武時代也夫俠以武犯禁每爲當代士夫詬病然至今日則士氣萎靡極矣非有武士道不足以振末俗而挽頹風此各書肆所以有技擊餘聞俠義諸書出版也然他肆之發行各書究不如姜子所輯之武俠大觀之完備其言種類則有俠中仁俠中義俠中孝俠中趣俠中勇俠中烈俠中幻俠中情俠中隱俠中智諸則故論其書五光十色搜羅殆遍論其著書之人悉爲時下名流素負重望行見此書問世後其銷路發達當駕他肆所謂俠義各書而上之此則余可爲預卜者也今略誌數語於后姜子或許爲知言乎 民國七年大除夕日江都貢少芹誌於上海寄廬

序十六

姜子好俠以其所輯武俠大觀示余曰爲我叙之塵因曰俠有二義挾三尺莫邪赴風塵中鳴人間不平事俠之武者也疏財仗義憐患卹貧俠之文者也而皆有當於世今夫天下之人不能有強而無弱有富而無貧強弱窮富凌貧於是而有爭爭之不相敵則弱者貧者退而無所告抑鬱而無所語於是而有俠者出強者抑之弱者扶之富者損之貧者濟之天下之人莫不走相告曰某也賢某也賢嗚呼是就使之然哉向使謀國事者新其政嚴其法教養其民則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爭不起當是時也苟有出挾刃殺人散財結客國家且目爲亂黨人民胥嘗爲狂且又何賢之足稱耶嗚呼俠非盛世之事也而士君子不幸生於亂世則又烏得不尊俠且又烏得不書以傳之抑豈不說野史所記類多俠士當其未嘗行事胥恟恟然有儒者氣象是俠不獨有肝胆抑且有學問者也又烏可以不傳姜子爲是書殆亦有慨於俗之日壞人心之日漓也余壯其志故樂爲之序 民國八年一月譙北楊慶因識於春雨梨花館

序十七

少讀書頗薄武俠謂有近乎墨氏摩放之舉而軼乎孔氏中庸之道故鄉黨有過舉雖美弗欽而挾刃復仇且以好勇鬪狠視之中年以還涉世漸深閱事漸多始恍然於古人尊俠之故而知吾向者之非也今夫盛治之世士安於庠廩歌於野工商獻躍於市庶民相愛不相犯偶於姦者齊之以刑則憚然而退當是時也盜跖不敢張其饑餓不敢逞其頑安所用其俠哉季世政弛俗偷民肆盜賊橫行於江湖縉紳武斷於鄉曲貪贖之官吏良而不加勸善也不加懲辱弱守分之民呼籲無地抵拒無力困苦顛連相率流為溝中之瘠間有英奇磊落之士不勝憤忿提三尺劍奔走風塵中怒皆一裂奸人頭落寧不足鳴人間不平而快一世之心耶竊嘗論之荆河禹政生商周以後為諸侯之客以彼其才豈不知禱樂收刑之故而卒為此匹夫之勇以傷其軀者誠有所不得已也子房擊秦器則小矣觀其事高祖拒重瞳運籌畫儼然經世之才識者謂有儒者氣象然則士君子之用其才亦相時度勢而已俠士豈可薄哉輓近以還政不加良而民日益偷上而執政大臣地方疆吏汲汲焉靡不惟聲色貨利之是圖平民之疾病苦痛弗知也下而城邑縉紳市廛豪商汲汲焉靡不惟利之是圖貧民之流離顛沛弗顧也於是上下相忌彼此相嫉奸殺之事日出而未已雖欲國治烏可得耶雖然好生惡死人情之常懷仁慕義天性同具苟有俠者出而裁判其事強者抑之弱者扶之良者慰之莠者鋤之則向之所謂大臣疆吏縉紳豪商有所懼而不敢為非守分良民有所恃而安於其職內爭不起外患始息治之進步可計日而待也俠士豈可薄哉姜子泣羣署其名曰俠魂知其尊俠者至矣藝會輯風塵奇俠傳劍俠駭聞兩書余皆為之叙今年冬復有武俠大觀之輯余見其資材豐富古今英奇磊落之士搜羅略盡其在今世信對症之藥也遂為之加評點焉印既成書所見於此亦寄余慨而已 民國八年一月蛟川莊病骸敍於海上寄廬

序十八

少讀史竊嘗悲荆卿之遇而未始不壯其志遊燕冀易水蕭蕭如聞擊筑變徵聲又未嘗不肅然起敬悠然神往謂丈夫處世固當如是顧十數年來粟六風塵偃蹇一如曩昔雖元龍豪氣老去猶存而所如多乖輒違其意時